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

五颜六色
改革开放前，上海一直是发达的工业城市，一切围绕着机器转，人少了许多悠闲：早上无暇熬粥，只能开水泡饭。

由此形成上海人特色：走路快，不惜穿弄堂、抄近路；语速快，用词能简则简，甚至合并同类项：吃饭、吃汤、吃水、吃茶、吃瓜子、吃西瓜、吃口香糖，凡是与嘴相关的动作，都唤作吃，恨不得借用“do”表达一切动作。

在北方，餐桌上的动词就丰富多了，供你分门别类，挑选搭配：吃饭、喝汤、饮水、喝茶、嗑瓜子、啃西瓜、嚼口香糖，用错了，当心老子“崩”你！一个“崩”，想象得出那个巴掌之大，相当于上海话里“大头耳光”的面积。一个动词，就是一个动作，极具画面感。

北方话里的动词，如上海女人出门选鞋子，必须与上衣下裳的风格匹配。让同行姐妹欣赏打分不打赏，先倒退几步，啧啧有言：“立好、立好，让我看看。”从头看到脚，上下几个巡回。

工业时代的上海人早饭，往往是隔夜干饭，开水泡着喝，米是米、水是水，所以泡饭必须嚼碎了咽。粥，先急火烧开，再文火慢煮，属于时间的贵族。所以上海人嘲笑梦想发大财：黑心吃白粥！

上海太忙，广东早茶在这里永远形不成风气，开开关关，因为粥是不可或缺的配角。直到这两年，出现了繁楼连锁早茶，有了摆控调的聚友方式：上午早茶，下午咖啡。

我喜欢粥，始于香港早茶。每次去香港，三餐是粥，且认死理：一式皮蛋粥！米粒碎，粥样稠，如血管硬化的医学描写：粥样血管硬化。粥样稠度：滞凝不溜坡，稍微倾斜亦不妨。北方人曰喝粥，精致些曰啜粥，我的动作更小心翼翼，曰啜粥！口唇紧贴着碗沿，右掌托碗底，一面转一面啜，窄窄的一圈，薄薄的一层，由表及里，由浅入深，转碗就像转着制陶，配一段《人鬼情未了》的音乐，望文生义：魂飞魄散；细听音乐：心旷神怡。斜着旋、逆时旋，越旋碗越斜，最后仰面，海碗盖脸，碗底朝天，舔净收口。整个流程，孤掌托碗，且不用筷子。在香港，到了薄暮时分，找个路边小门帘，进去坐下，仰面连喝三碗，焕发出《水浒传》般的豪迈：三碗不过“港”！明天再来。

在香港，路旁小吃店、海鲜大酒楼都有皮蛋粥，水准差不多，相当于上海人的碎萝卜干炒毛豆，也许每家厨娘风味不同，但碟碟好吃。

我从小爱喝茶，冬天也喝绿茶，所以身体偏阴，口感偏淡，青春时不发痘，过了六十岁，还能够品出泉中甜。皮蛋粥微咸则鲜，我能品出其中的米香。

皮蛋粥，一把新米、一枚皮蛋、些许味精与盐，关键：要有时间，还有耐心。

好吃不是黏胖，而是哑巴吃饺子——心里有数，乐胃就是到位！

曾经很长一段时间，黄大仙几乎绝迹。和猪狗獾、刺猬、野鸡一样，只活在我们童年的记忆里。如今，环境好了，到处是绿化地，黄大仙感觉灵敏，自然也就多起来。

黄鼠狼进村，几乎都在深秋以后。田野里稻子收割尽了，豆萁、棉花萁也拔掉了，原野里光秃秃的，无处藏身。黄鼠狼虽不冬眠，但入洞尚早。更重要的是，蛙类都冬眠了，老鼠也上洞了，蚱蜢、蝗虫都绝迹了，能吃它们的食物实在有限，于是它们冒险进村，出入在宅基旁。

母亲养了鸡鸭，每天汤粥梅下七八个蛋，黄鼠狼每隔四五五天来光顾一回，攘之二三。黄大仙吃蛋有绝招，将前爪抱住住蛋，往地上磕一两下，蛋即破碎，于是吸食之。反正蛋多，母亲也不怎么在乎，只提醒说，鸽子要当心。我想鸽子在宇，为大仙所不及。谨慎见，遂巡棚舍，见无可乘者，遂放心。

如有是日。一清早，父亲启鸽舍，见一母鸽头尽去，血枯颈项，两鸽蛋雏鸟已成，仅存蛋壳、脚趾。细察之，其门隔栅空隙仅两指。上面有副蹭毛发，黄大仙一定由此入。

可怜母鸽，可怜那未出世的乳鸽。随后加固空隙处。

将搁置年余的捕鼠笼取出，置鸽舍外，以那母鸽的残肢作诱饵，监控对准鸽舍。是夜无事。

两天后凌晨两三点，偏巧醒来，遂从手机看监控，见笼内有一对贼亮眼睛，时隐时现。

一早驱车至老家。视之，黄鼠狼在逼仄笼内，环绕作逡巡状，寻逸口。不时用看家本领，“喵喵”放气。既已逮着，若何之处？它也是保护动物，不能随便虐杀。再谛视之，此乃尚未成年之小狼。老狼嘴吻呈黑色，而其吻部才稍呈褐色，且身形尚小。怜之。但教训、责罚还是必要的。于是置之笼内饿三天。它惊恐万状，不知命之所至。两天不吃不喝，毒气也放

完了，饥肠辘辘。念其小，投食少许，然不食。唯趴伏着不动，两眼炯炯，似在反思。

此时，忽发奇想，若放逐之而再来奈何？于是取白色颜料喷其尾，以为记号。

第三天，我将笼提起，离家三百余米放逐。还是如上回处置夜猫，投界有臭。临纵前，见田边有一水缸，遂将笼浸入两三回，每次二三秒。黄鼠狼大怖，死命挣扎，气喘不休。乃开笼纵之。其如脱兔，一下消失于林中。

其后，约一周，黄鼠狼不再光顾，鸽子也渐渐淡忘了夜晚的恐怖，遂一一进棚屋。

我以此经历发朋友圈，都说黄大仙鬼得很，且记忆，有仇必报。我一笑了之，想，就一小兽，怎知有血性？

几天后，我去外地一周。为防黄大仙再来，捕鼠笼依然置放，诱饵可口。但观察监控，总不见其光顾。



智慧快餐 郑辛遥 短视频——当今大众的新赛道。

上海有枫林路，1928年，徐家汇的丰林路采用县镇级地名，以“浙江枫林”命名为枫林路。地以人望，人也以地望。浙江枫林是徐定超先生（1845—1918）的家乡。徐公是光绪九年进士，先后任京畿道监察御史、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、温州军分区都督等。徐公在浙江与上海的教育界、政界声望很高，世称“永嘉先生”。徐公字班侯，其在向东汉定远侯班超看齐。敬佩这些心有国家，胸藏万卷书的奇男子。乡人至今每见徐公之名，还是肃然起敬。

枫林小记

近日常有“潘鉴宗与友朋墨迹展”上，见到徐定超先生致蒯光典的两封信札及录高则诚《柔克斋

诗》中两首的手稿。两封信札皆写于1910年，内容上下承接，不禁叹收藏者之幸运。读信札，徐公风范清晰可睹。摘录一封：

礼翁京卿同岁大人阁下：客岁夏秋间，得聆匡时伟论，莫名钦佩。惜同志未集，此事不及成立耳。弟于九月初九日，接舍下来电，云母病，初十即乘轮南返。归及弥留，即奉拜。百日内，适蒙省师校冲突，忽接来电属主此席，固辞不获，遂于正月初五到杭，勉强承乏。数月以来，尚称安静，惟人数众多，骤难整顿，糜费靡粟，殊抱不安耳。吾兄其何以教我耶！

兄与杨侍郎赴宁督理劝业会，规模宏远，必有鼓舞振兴之良法。敬同乡郭凤鸣研究渔业多年，可否派为渔业调查员？其人系季直京卿所赏，当不至为羊公之鹤也。敬请台安

年愚弟徐定超顿首 徐公以孝闻名乡里。1909年夏秋间，闻母病危，即刻请假南返，至上海，去温州的轮船未到，随即改乘台州轮船至海门，由陆路经黄岩，翻山越岭，星夜兼程，到家时，八十七岁的继母见到定超归来，点头微笑，是日下午申时辞世。

信中提及他任浙江两级师范监督的原委。光绪三十二年，清廷废科举，改办学堂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风潮迭起，一年之中四易监督。继任监督夏震武强令督学许寿裳祀孔，引发了该校鲁迅、夏丏尊等全体教师辞职。徐公以礼去官，正在枫林守制。浙江巡抚增韫紧急奏请徐公接任

闲来读《长物志》，“长物”就是我们常言中“不吃不用”之物。文震亨写完《长物志》，请好友沈春泽写序。朋友问，你写这些无用的东西有什么意义？他说：“我怕后人忘了这些无用的东西，忘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。”

他的理由很朴素。他用简单的文字记录下精致生活的点点滴滴。然后几百年后的我，在一个微寒的冬日里，怀旧的点点滴滴。年轻时的文震亨，除了在崇祯的武英殿担任“中书舍人”（抄写诏书的工作），就在他的园林中消磨了时光。他游园，咏园，画园，建园，然后把他的园林生活的细枝末节

沈复和芸娘就是读了《长物志》，才执意要将一种生活的美学坚持到底。菖蒲的生活用处也被收录在《长物志》里。特别是关于其晨叶上露珠可以“润眼”一说，更是稀奇！至于文人雅士对菖蒲的喜爱，也略有耳闻。“园无石不秀，室无蒲不雅。”文家人对菖蒲的喜爱，更是可见一斑。从文徵明到文震亨，无一不是痴迷。如今苏州的艺圃园中，依然能够看到他们那时种下的菖蒲。这些茂盛的翠叶间飘溢出的淡香，好似文家人清幽、典雅的生活品格。

这种风情、姿态，仿佛被刻进了骨髓。不光是我，相信每个中国人的心底，都藏着一个雅致的梦，那里岁月缱绻，葳蕤生香。

沈复和芸娘就是读了《长物志》，才执意要将一种生活的美学坚持到底。菖蒲的生活用处也被收录在《长物志》里。特别是关于其晨叶上露珠可以“润眼”一说，更是稀奇！至于文人雅士对菖蒲的喜爱，也略有耳闻。“园无石不秀，室无蒲不雅。”文家人对菖蒲的喜爱，更是可见一斑。从文徵明到文震亨，无一不是痴迷。如今苏州的艺圃园中，依然能够看到他们那时种下的菖蒲。这些茂盛的翠叶间飘溢出的淡香，好似文家人清幽、典雅的生活品格。

这种风情、姿态，仿佛被刻进了骨髓。不光是我，相信每个中国人的心底，都藏着一个雅致的梦，那里岁月缱绻，葳蕤生香。

沈复和芸娘就是读了《长物志》，才执意要将一种生活的美学坚持到底。菖蒲的生活用处也被收录在《长物志》里。特别是关于其晨叶上露珠可以“润眼”一说，更是稀奇！至于文人雅士对菖蒲的喜爱，也略有耳闻。“园无石不秀，室无蒲不雅。”文家人对菖蒲的喜爱，更是可见一斑。从文徵明到文震亨，无一不是痴迷。如今苏州的艺圃园中，依然能够看到他们那时种下的菖蒲。这些茂盛的翠叶间飘溢出的淡香，好似文家人清幽、典雅的生活品格。

这种风情、姿态，仿佛被刻进了骨髓。不光是我，相信每个中国人的心底，都藏着一个雅致的梦，那里岁月缱绻，葳蕤生香。

沈复和芸娘就是读了《长物志》，才执意要将一种生活的美学坚持到底。菖蒲的生活用处也被收录在《长物志》里。特别是关于其晨叶上露珠可以“润眼”一说，更是稀奇！至于文人雅士对菖蒲的喜爱，也略有耳闻。“园无石不秀，室无蒲不雅。”文家人对菖蒲的喜爱，更是可见一斑。从文徵明到文震亨，无一不是痴迷。如今苏州的艺圃园中，依然能够看到他们那时种下的菖蒲。这些茂盛的翠叶间飘溢出的淡香，好似文家人清幽、典雅的生活品格。

这种风情、姿态，仿佛被刻进了骨髓。不光是我，相信每个中国人的心底，都藏着一个雅致的梦，那里岁月缱绻，葳蕤生香。

沈复和芸娘就是读了《长物志》，才执意要将一种生活的美学坚持到底。菖蒲的生活用处也被收录在《长物志》里。特别是关于其晨叶上露珠可以“润眼”一说，更是稀奇！至于文人雅士对菖蒲的喜爱，也略有耳闻。“园无石不秀，室无蒲不雅。”文家人对菖蒲的喜爱，更是可见一斑。从文徵明到文震亨，无一不是痴迷。如今苏州的艺圃园中，依然能够看到他们那时种下的菖蒲。这些茂盛的翠叶间飘溢出的淡香，好似文家人清幽、典雅的生活品格。

这种风情、姿态，仿佛被刻进了骨髓。不光是我，相信每个中国人的心底，都藏着一个雅致的梦，那里岁月缱绻，葳蕤生香。

沈复和芸娘就是读了《长物志》，才执意要将一种生活的美学坚持到底。菖蒲的生活用处也被收录在《长物志》里。特别是关于其晨叶上露珠可以“润眼”一说，更是稀奇！至于文人雅士对菖蒲的喜爱，也略有耳闻。“园无石不秀，室无蒲不雅。”文家人对菖蒲的喜爱，更是可见一斑。从文徵明到文震亨，无一不是痴迷。如今苏州的艺圃园中，依然能够看到他们那时种下的菖蒲。这些茂盛的翠叶间飘溢出的淡香，好似文家人清幽、典雅的生活品格。

这种风情、姿态，仿佛被刻进了骨髓。不光是我，相信每个中国人的心底，都藏着一个雅致的梦，那里岁月缱绻，葳蕤生香。

沈复和芸娘就是读了《长物志》，才执意要将一种生活的美学坚持到底。菖蒲的生活用处也被收录在《长物志》里。特别是关于其晨叶上露珠可以“润眼”一说，更是稀奇！至于文人雅士对菖蒲的喜爱，也略有耳闻。“园无石不秀，室无蒲不雅。”文家人对菖蒲的喜爱，更是可见一斑。从文徵明到文震亨，无一不是痴迷。如今苏州的艺圃园中，依然能够看到他们那时种下的菖蒲。这些茂盛的翠叶间飘溢出的淡香，好似文家人清幽、典雅的生活品格。

2023年底，西班牙语基金会(Fundéu)在官网上公布了西语的本年度词汇：两极化(polarización)。这个词本意指“两极”，如南北极、正负极，后来演变成“舆论场，尤其是社交媒体上两种对立的观点、两大对立的阵营”等。能从12个候选词中胜出，源于它在社交媒体上强大的存在感和词义上的演变。

想来确实如此，无论在学界还是民间的舆论场，总有意见相左，一部作品出来，对其的评论是天上地下。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对立、非黑即白的观点场域里。观点为何会日益两极化？我想一是人们受两分法的线性思维影响，习惯只分对错，无视不同；二是源于人们的生活两极化。比如有人嫌奖杯奖牌太多，家中无处安置，另一些人却苦苦追求，求而不得；有的人觉得有钱又怎样，舍不得；有的人觉得没钱又怎样，舍不得；有的人觉得没钱又怎样，舍不得；有的人觉得没钱又怎样，舍不得……一顿操作下来，自我感觉身体强健

了不少，但年底对着营养品账单细琢磨，这些瓶瓶罐罐里装的都是安慰剂吧。人在不断的自我心理暗示下，总会好起来。

叮的一声，师友的新年微信跳了出来，“和大自然一起养生，和善人一起养德”，说得真好，养德比养生更重要啊！那在众多美德中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结合西语年度词汇，我认为是“口德”。在流量为王

的时代，观点极端化才能有流量，因此社交媒体上常见各种极端观点。互联网上可以披着马甲作战，因此一些人把网络当成情绪的出口，逞口舌之快，怎么爽快怎么说，尤其遇到热点事件，最适合输出极端观点，因此“网暴”屡见不鲜。一些名人大多纷纷退出微博，或是关闭评论，以免被中伤。俗话说“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”，互联网上没有温室效应，因为恶语反而更易被传播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批评，尤其是文艺批评，一边倒的赞美毫无意义。善意的批评让作品进步，中肯的批评使评价立体。如果说善意是粉色的，中肯就是灰色的，这个世界本就该多维立体、五彩斑斓的。虽说“沉默是金”，但我更想多发一些真诚的声音、善意的声音是比金子还珍贵的存在。

2024年来了，这一年他者的、自己的年度词汇又是什么？要到年底方知。带着好奇，带着希望，我们迈入新的一年。

因为羊肉泡馍，对西安有些向往。非馋味，而是喜欢那种氛围。想象在街巷深处的小馆子，破旧的桌子上，很多人聚在一起，吃羊肉泡馍，有世俗的情致。

对羊肉泡馍一往情深。一方水土一方饮食，地方名吃不独是手艺，更要天时地利。同样是枸杞，宁夏中宁所产者为上品。同样是碧螺春，太湖东山山的最正宗。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，环境一变，质地大不相同。

去西安后，朋友问我想吃什么，脱口而出羊肉泡馍。说完，去了鼓楼后回民区。一家小店连一家小店，卖各种零食，三轮车后厢装满糕点糖果，很有饮食氛围。小巷里，一个面孔接一个面孔。秦腔盈耳，听不太懂，只是觉得亲切。应该没有多少先秦的口音了，残存的一丝旧时语调，依然让人情不自禁欢喜。进了家清真小店，店老板是个中年人，乐呵呵慈眉善目，有生意人的和气，一边招呼，一边让我们里面坐。桌子横七竖八放着，瓷杯白亮亮的，木墩墩的筷子。后厨，热气腾腾的羊汤大摇大摆直冲屋顶。有个老头静静在餐桌边磨馍，一块块，撕得粉碎，我看了看他，他瞧也不瞧我，只顾满心欢喜地掰馍，专注而认真。坐下后，我扭头又看了看他，他还是瞧也不瞧我。东张西望，白墙有些脱落，桌子有些掉漆，地面干干净净，墙壁贴有民俗画。店外几个闲人抄手游荡而过。

和朋友掰馍，闲话家常。这一碗泡馍，是已经消亡了的岁月见证。吃出一嘴羊膻味，也吃出一肚子热气。吃完羊肉泡馍，浑身暖暖的，在阴雨缠绵的天气来上一碗，真是美气。大冬天，隔三岔五去吃一碗羊肉泡馍，在城墙根下的小店里，这是很惬意的事情。可惜我不是西安人。

分辨探索，以一颗广博仁爱之心，烛照他人。他们都是时代的实践者。在录高则诚诗两首的墨迹上，钤印“枫林先生”落在书眉。枫林在楠溪江中游溪谷平原上，群山环抱，曲水流长。坐旨门街上的徐公故居“勉善堂”犹在。徐公诗“家住枫林罕见枫，晚秋闲步夕阳中。此间好景无人识，乌柏

经霜满树红”仍在传诵。枫林与乌柏如杜牧的“枫林晚”，成了诗的韵脚。

那日在楠溪江边，俯身捡起了一片枫叶，夹在友人相赠的《徐定超集》第585页，这页附录了夏丏尊撰、经亨颐书的挽联。又捡了一片枫叶，放入楠溪江，让它到东海，问候徐公，带去家乡的消息。

年度词汇

北北

羊肉泡馍

胡竹峰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闲读《长物志》

王莉萍

雅玩

雅玩